



夜間的事物

人生悲劇處
童心

雨，一滴一滴地落下來。我輕輕地數着，趁它們還未雜亂不堪。幾秒鐘，我便跟不上它們的節奏。這個夜，開始嘈雜，繼而斑駁。

我睡不着，起身，黑色的大地，似乎也沒有入眠：街心公園的路燈，在雨簾中閃着幽怨的光暈；大葉榕上，有幾隻被驚醒的白頭翁，拍打着翅膀，喉嚨深處發出一兩聲低沉的聲響；夜班巴士沉重地嘆息着，有人上，有人落，在黑暗與光亮之間，隱去面容。蒼茫大地，萬物浮沉。我在這雨夜，忽然明白，夜間的事物，於大地之上，有各自的歸屬，每一個迥異的夢，都是這世界給予大地和萬物精靈的饋贈。而我，就這樣醒着，和大地在某一個時光的縫隙中相遇、聯結。我為這種無言的默契感到欣慰。

有飛蛾敲打我的窗，啪啪的聲響，清脆又悲壯。我不知道如何拯救，因為我無法用它熟悉的言語，去明亮它的命運；我也無法用一種純粹的心態，去溫暖它的生命。我只能注視着，聆聽着，眼睜睜看着它耗盡氣力，在一個虛幻的憧憬裏消失了影蹤。我終於明白自己的無力，有時候，這樣的無力比起逝去更令人絕望。飛蛾撲火，至少還有一絲悲壯，至少它的勇氣在這雨夜之中留下窗子上潮濕的印記。而我，除了空洞的無奈，以及無助的悵惘，什麼都沒有。

雨，時斷時續。我閉眼細聽，大地上的事物被傳遞着、流動着，如同生命的流水，在洗滌着我的思緒、我的思想、我的心智、我遇見的人世繁華與滄桑。我和我的全部情感，都幻化作這夜間的一滴雨，奏響生命的樂章。



《水餃皇后》致敬母愛

心窗常開
潘金英

今年的浴佛節假期，我們準備吃餃子。猜猜為什麼？誰擀餃子皮？誰來包餃子呢？

其實，是我89歲的老媽子，子孫眼中的白髮老奶奶來擀餃子皮，我和老媽子一起包餃子哩。

知道為什麼嗎？這全因為母女同去看了《水餃皇后》呢！

《水餃皇后》是劉偉強執導，由內地影后馬麗影拍香港演員惠英紅、袁富華、王祖藍等演出之香港懷舊温情傳記電影，劇本改編自創辦「灣仔碼頭」水餃品牌的臧健和一生事跡，以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作背景的地道香港故事。由青島來港的臧姑娘好犀利，她孤身帶着一隻小女兒，單靠一雙手做水餃，臧姑娘手包的水餃非常好食，在灣仔碼頭擺檔，排隊光顧的人龍好長，這當中不少童年的辛酸與貧苦記憶。臧健和由小販做到上市公司，好犀利又令人好感動。

《水餃皇后》重現香港失卻了的一種鄰里互助相照應的人情味，我讚。七十年代的香港，普遍社會貧窮，生活比較苦，但五湖四海的人到此，雖則方言話語不相同，卻反而會互相幫忙，這份情，對照今天大廈各戶緊閉門鎖私事勿揚，互不想接觸，不可同日而語。惠英紅受訪時說：「我小時候也住過板間房，遇到過面容惡，但心善良的包租婆，我想趁自己有能力拍此戲就拍出這份人情味。」難怪惠英紅演得這麼好、這麼傳神。

《水餃皇后》中的臧姑娘被婆家嫌棄、被丈夫拋棄，她落難香港地，淪落到酒樓後巷做清潔黑工，工時長又被剝扣薪金；她的生活真是好辛苦，曾想跳樓……幸好一雙小女兒及鄰里，助她勇敢地捱過艱難的一步，想跳樓的腳，再沒伸出天台邊緣了，而她頓悟明白了：人生許多事都有變數，既是苦多於樂，或先苦才後甜，這樣，日子辛苦過一天，笑口又是過一天，既要活下去，何不使出加倍的力量、信心和勇氣去面對、去抗衡？也許這就是做人的道理吧！

我老媽子看戲時，投射好多自己的年代記憶，很代入、很有共鳴。借一方心窗寫點感受，是想大家看完《水餃皇后》後，回家吃媽媽煮的每一餐飯，同她講一聲「媽媽我愛你，感謝你的愛心飯……」祈望人人會對媽媽致敬，起碼在母親節有這樣一份愛和孝的表達啊！



《水餃皇后》電影海報 作者供圖



琴台客聚再千回

琴台客聚

今天拙文剛好加入《琴台客聚》的第一千篇。以每年52周算（本報每年只新春休息2-3天不出報），一千篇差不多要20年。

已故資深電視製作人、名編劇、發明家梁立人兄（1948年-2020年）於2006年讓我接棒，還叮囑我專欄不易得，要保持住好好的一直寫下去。第一回「亮相」在當年3月17日。最初是兩星期交一篇，後來一度增加到兩星期發三篇，然後固定為每星期一兩篇。兩星期交三篇稿很不規則，不利操作。但是也讓我追回數量，不必到2026年就夠一千篇。

用中文電腦寫作已久，這千回《琴台客聚》都留有完整紀錄。常言道：「十年人事幾番新」「二十年風水輪流轉」。本版的編輯小姐都換過了好幾位。甚至立人兄都已英年早逝，可惜事發在疫症期間，無法送他最後一程。我們交情不算特別深，不過「人生樂在相知心」，倒也「不必有憾」。若按舊俗則「人生七十古來稀」，但是我們香港是國際「長壽之都」，七十出頭就走完人生路，還算有點虧了本呢！

玄學家以2004年甲申（猴年）為八運之始（實際在2月上旬立春算起），2024年甲辰（龍年）則是九運之始，所以近這20年就與八運大致重疊。自去年起，身邊許多朋友都忽然關心起九運會對中國、香港有些什麼影響。不過今天回頭看過去，20多年前卻不見有術數家能夠準確預言（或預測）八運期間世界、中國和香港的重大變化。

小時候覺得「超英趕美」的口號很難實現，然後大概十多年前已經「超英」，近日我國外交官反問英國政客：「英國有哪個領域可以成為中國的競爭對手？」大概十年前，仍然有不少意見認為中國在許多領域都落後於美歐列強數十年，今時則可以斷言「趕美」的大勢已不可抗拒。

今天大家都不怎麼提「四個現代化」，翻查資料，這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大範疇現代化的國家戰略目標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最提出。如果客觀地評價新中國的發展，四個現代化早已勝利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指日可待。以中國現有「世界工廠」的實力，加上農業質變式的高速發展，假如世界都學中國，地球養活70億人諒來亦非難事。

下星期是《琴台客聚》的第2個一千篇的開始，願能與讀者諸君相聚到起碼2045年。



筒子樓裏的「端午宴」

百家廊
鍾倩

端午是初夏的迎賓曲，又像斑斕的油墨畫，頭頂燦爛的驕陽，風裏裹挾着淡淡的艾香，努着鼻子輕嗅，隨氣流滾滾倒灌，連心也染成了青綠。

我在某高校家屬大院出生和長大，最難忘在筒子樓裏的時光。當年，筒子樓是教職工單身宿舍，也住着很多家屬，寬敞的樓梯和走廊，中間設有水室和公廁，家家戶戶的鍋碗瓢盆、煤氣爐灶都擺在室外，做飯時間乒鈴哐啷，煙火氣繚繞。這家兩口子吵架了，那戶老親戚來看病了，還有誰在家訓斥調皮孩子了，鄰里之間幾乎沒有隱私，大家相處起來也十分融洽。

每年端午一到，天氣就正兒八經的熱了起來，吹風扇、冰西瓜、熬綠豆湯，成為鄰居們度夏的「老三樣」。公共水室的水龍頭前，擺着一溜兒綠皮西瓜，涼水泡了一天，哪位老師下班抱回家，用刀劈開，喊樓上的孩子一起吃，「快來，沙瓤的，甜掉牙！」又說：「管飽，吃了再切！」只見三五人低着腦袋啃西瓜，瓜汁鮮紅，聲音響動，其中就有我的身影。這種「吃瓜群眾」的快樂，就是童年裏的幸福。

如果說走廊裏的肉味、菜香是門縫裏最合法的闖入者，那麼節日裏的美食則是人間至味。對門衛爺爺，兩個兒子都已工作，老兩口在家做好吃的都有我的一份，每回嫩紅燒肉，還沒下鍋，就喊我拿瓷碗去盛，我嘴上說不吃，肚子裏的饞蟲卻蠢蠢欲動。離端午還有幾天，他和老伴就忙活起來，從萬紫巷買回棧棧，洗淨晾乾，再備好江米、蜜棗、紅豆。

端午前一天早上，我背着書包出門上學，走廊裏的棧棧香味瞬間把我的味

蕾牢牢鎖住，甜甜的、糯糯的，叫人直嚙口水。熱氣繚繞中，我瞥見衛爺爺不時抬手擦汗，後背衣服濕得發亮。抬頭瞬間，門楣上不知何時長出了一把艾草，鮮綠的枝葉，滾着露珠，像沾了層白霜，芳香撩人，只覺心裏清涼如許，像是下了陣毛毛雨。定睛望去，同樓層鄰居家門楣上都長出了一樣的艾草，像是昨晚開會商量好了似的。

「誰做的好事啊？」有人納悶。父親搶先答道：「選用說，是衛叔叔和阿姨，每年都跑在前頭。」對面蜂窩爐灶上，蹲着二八的鋼筋鍋，衛爺爺正彎腰提封門看爐火，他呵呵一笑，眼角的皺紋舒展開來，敞開嗓門說道：「快上學去，別遲到了，中午回來吃糉子！」我和小夥伴擺擺手，撲踏撲踏跑下樓去，糉子和艾草雜糕的香味卻牢牢地霸佔在記憶裏。那時候家裏沒有冰箱，煮好的糉子放在一盆涼水里冰着，第二天吃正好。

筒子樓的老鄰居，都像衛爺爺和老伴那樣熱心。有人自己包糉子，四方八稜，餡料鼓鼓，賣相不怎麼好看，卻料足用功。第一鍋煮出來，顧不上洗刷，忙不迭的給樓裏的老人和孩子分享，嘗個鮮。有人自家醃製的土鴨蛋，裝好袋子，不用敲門，每家灶台上放兩個。還有住的住戶，端午那天悄悄起個大早，拎着塑料水桶去黑虎泉打泉水，用泉水、艾葉煮雞蛋，煮上一大鐵鍋，不一會兒雞蛋就染成了黃綠色。正值孩子上學和大人上班的時間，每人送上兩個，握在手掌裏，沉甸甸的，在大半推半讓中溢出了過節的氛圍。

最期待的是傍晚時分的「端午宴」，隆重，又豐盛。天熱，房子

小，人們都在家裏呆不住，索性到樓下乘涼去。樓下公共空地，正好是個過道，穿堂風吹過，比空調還要愜意。趕上端午這天，出來乘涼的人比以往要多，換上背心、褲衩，板凳、馬扎一坐，大蒲扇輕輕搖呀搖，順勢就打開了話匣子，我和小夥伴在一旁做遊戲、跳房子、捉迷藏。大人們拉呱，聊家常，說麥收。

天色漸漸暗下來，端午宴熱鬧開席，每家自帶一兩樣拿手菜，用碗盤或飯盒裝着，除了糉子、雞蛋，瓜果杏桃，亮亮燦燦的土豆絲卷餅，洋洋爸爸回老家麥收帶回來的新麥子，煮熟的麥穗瞬間被大家搶光，還有敏感奶奶自己發麵蒸的灌湯包，一口一個，滿嘴流油吃不夠。

端午之夜，四野蒼茫，風歇住了腿腳，星星也懂事的不再聒噪，彷彿為了見證相聚的一刻。路燈從高處投下一束柔和的光，筒子樓裏的鄰居們，有說有笑，親如一家，你讓給我吃，我遞給你嘗，品嘗家常美食，共享人間樂趣。孩子們嘖嘖喳喳，一會兒好成一片，一會兒又吵作一團，那喧嚷的聲音把夜空捅了個大洞，很快又被破涕為笑的歡笑聲打上補丁。見孩子們跑得滿頭大汗，衛爺爺的老伴從樓上端來一鍋提前晾好的綠豆湯，「消消暑，降降溫，渴了就多喝點。」她滿臉慈祥的樣子，讓我想起自己的外婆。

筒子樓裏的端午，早已幻化為我生命中的精神底色——鄰居們用樸實的舉動讓我從小就懂得了友愛與互助，感受到了凝結在食物之上的拳拳情誼和馥郁馨香，是流淌在腕底的善良，是蜿蜒於心底的感恩，也是受惠一生的美德。



「華夏藝風堂」畫展

萃抽乾坤
余似心

私人畫會「華夏藝風堂」會眾藝展9（中西詩書畫）於5月29日至6月1日舉行，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展出會員的藝術品，涵蓋中、西詩書畫，都是會員的精心創作，我也有幸參與其中，展出多幅精彩肖像寫生，期待讀者蒞臨賜教。

香港從文化沙漠走到今天的藝術搖籃、盛事之都，實在感謝政府，以及各大大小小公營和私人機構長期以來的努力。我少年時便學畫，在成長過程中，見證着這改變。藝術在香港從小眾被認為不切實際的玩意，演變為今天普及的、國際性的、生活化的、人人可欣賞的愛好，香港被上色成為七彩繽紛的社會。

早前舉辦眾多大型的國際藝術展如Art Basel等等，各拍賣會的珍貴藏畫，M+博物館和故宮館長期的高水平展覽，還有和私人團體舉辦的大小活動，都是目不暇給的，只要你有心情，在中央圖書館、大會堂、文化中心、會展，以及分佈於全港的畫廊或場所都會有藝術展覽。若依據定期發布的藝術通訊，遊走於各區已令視野大開，心靈洗滌，生活充實。



「華夏藝風堂」畫展於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一日在文化中心舉行。作者供圖



無人經濟的冰與火之歌

網人網事
狸美美

在長沙灣的青山道上，一家名為「麵」的24小時無人拉麵店悄悄營業了。香港朋友聊起這則新聞時，臉上露出一種不置可否的複雜表情。

其實，這間拉麵店並不是香港第一家無人餐廳，早在6年前，連續11年獲得米芝蓮推薦的湘菜館「書湘門第」傳奇老闆、物理專業出身的跨界港大教授陳冠華便牽頭開了一家機器人餐廳，也做湘菜，但從取放食材、炒菜、出菜到清潔，全程都不需要人手干預。

更有趣的是，基於自身優勢，這機器大廚是自己研發的。一晃幾年過去，餐廳仍然活得挺好，且風評不錯，其背後的科研團隊去年更攜第四代炒菜機器人赴美國芝加哥參展。

6年前的這個故事，在當時遠比今天的拉麵店新聞勁爆。畢竟，像自助麵店、自助7-11、24小時無人健身房、自動櫃員機等這種小規模的「無人經濟」，近些年在很多地方陸續都有了。但機器餐廳當年並未收穫不置可否的複雜表情，拉麵店卻有。小理能懂那眼神，因為同樣的「無人經濟」，在6年間已悄然有了質變——移動互聯網時看它是有趣，AI時代看它卻多少有些脊背發涼。不信？手機剛剛又推送了新聞，微軟裁員6,000人。

報道裏說，無人拉麵店開業9個月即實現了收支平衡，下一步計劃擴張至中環與旺角。技術，正在重塑社會生產關係，而這場經濟模式的變革，到底是喜是憂？

首選必須肯定的是，「無人經濟」締造的如神話一般的「效率革命」，確實大幅壓縮了成本，解放了人力，也優化

部分消費體驗。比如傳統餐飲業的人力成本通常要佔30%至50%，而「麵」的研究所」僅需一名兼職員工就能實現全天候運營，人力成本近乎歸零。同時，突破了傳統營業時間限制，滿足了深夜司機、加班族等非主流客群的需求。更「無人經濟」並不僅是機械替代，更是數據與算法的深度應用。2025年中國「無人經濟」市場規模預計突破5,000億元，印證其商業可行性。

但另一方面，「無人經濟」的狂瀾也暴露出多重矛盾，其負面影響不容忽視。

首當其衝的就是就業衝擊與社會分化。IMF研究指出，全球近40%的工作可能被AI替代，發達經濟體風險更高。香港無人拉麵店雖未直接引發失業潮，但其「一人運營」的模式預示着低技能崗位的消亡趨勢。若「無人經濟」規模化推廣，餐飲、零售等勞動密集型行業首當其衝。儘管歷史經驗表明，自動化可能創造新崗位，但轉型期的陣痛難以避免——低技能勞動者若無法適應技術升級，可能陷入結構性失業。

此外，服務業的「去人性化」可能削弱體驗感。比如年長者面對自助設備手足無措，而食客在茶餐廳只能「掃描點單」卻不能喊一句「茶走」。不能喊「茶走」的奶茶它不香啊！這些細節，就是技術無法取代的溫度。

今日的科技，絕對有重塑商業邏輯的潛力，但我們卻不可將效率奉為唯一圭臬。機器和人類關係，應該是合作而非取代。而唯有通過政策創新、技術包容與社會對話，才能在效率與公平、進步與温情之間，找出惠及所有人的黃金平衡。在無人之境，守護人性微光。



如果一切都是風格的話

信而有征
劉征

我終於看了那個《這個殺手不太冷》，這部電影因為過於耳熟能詳，而它又是我所不喜歡的尚連奴主演的，我就一直排斥它。

還有一重原因，我把它想像成一齣毫無懸念的温情劇，光看名字其實你就知道了它所有的情節。一個中年人，因為職業是一個殺手，就不得不顯得十分冷血。但實際上他又有人性的一面，光是這種人本主義的腔調和立意，就足夠俗套的了，而我拒絕一切俗套。

然後，我今天實在找不到什麼東西可看，我又確實需要一些能夠確保品質的內容讓自己忙碌的生活增加一些價值感，我就打開了它。打開的時候，即便前5分鐘還在排斥，可後來就好了。因為它很硬，也就是說，它很有風格。

在這個故事當中，有一個拯救殺手的小女孩兒。儘管只是一個小女孩兒，也還是顯露了某種難以克制的爛漫的狀態，可卻是朋克打扮，故作成熟，令人耳目一新。就好像你已經有了一個刻板印象，卻發現

它的內容在顛覆你的這種印象，這反而加強了這個人物的辨識度。再加上那個向來男子氣概十足的尚連奴，這兩人在一起一點也不違和。他們本應該呈現為柔弱與剛強、成人與兒童的二元對立。卻因為小女生的朋克打扮突破了她自身的年紀，這朋克又因為過於具有侵略性而弱化了兒童的柔弱，使這兩人在形象上都是硬的。尚連奴的樣子乏善可陳，他還是那樣的男人味十足。這或許就是討厭他的原因，他的男性氣質已經被定格為一個標籤，而他並不試圖突破這個標籤，以至於他被標籤殺死了。

其實，如果忍住對他的厭惡，看他的電影，每一次體驗都很好。就像這一部，他會時不時壓抑不住地「好」那麼一下，但是不是道德意義上的「好」，那樣太沉悶。他在這裏偶爾會表現出孩子氣，但每次都只是一個瞬間，又隨即被他身上的苦難克制住了。那孩子也一樣。他們都是堅韌的人，早已習慣了克制，這反倒讓靈性得以凸顯。因為它總是不經意展現一

下，把他們那喪失希望的生活給驅走了。

平時，靈性一直被遮蔽着，這會兒卻完全暴露在觀眾面前。這故事裏不是試圖讓一個純潔柔弱的孩子喚醒一個殺手身上的責任感，他們之所以互相吸引，是因為他們本質上都是無情而又有情的人。他們既硬核又孩子氣。這一切形成了一個基調，讓一個暗黑的底色作為一種風格浸透整個電影。就像昆頓塔倫天奴的暴力與硬漢形象，就是導演本身。

於是我們就會發現，只要是符合一種風格本身的，就都顯得合理。往常，我們驚訝於有那麼多驚世駭俗的事發生於光天化日之下。一旦它成了叫做風格的美學，一切就不一樣了。我們為了那個風格的一致性，就可以忍受各種離奇的事。因為從風格的角度來說，它也是一個整體，愈是能加強它的，愈能夠受到歡迎。而且，觀眾還生怕那種風格中間有瑕疵。然後，厲害的導演就不再是厲害的導演，而是懂得如何將自己變為一種風格。就像他從來就是如此一樣。